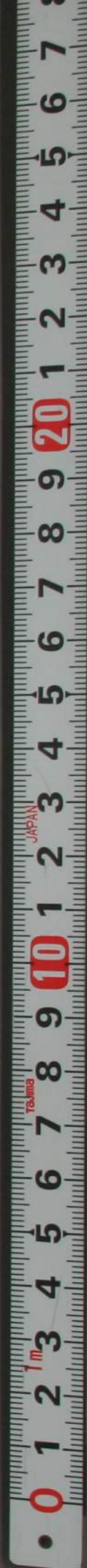




西漢演義

卷

遠21
2649
16-4



門八邊1
號 2649
卷16-4

刻劍齋閣批評西漢演義傳卷三

張良復為韓報讐

却說攔住張良者乃項伯所使也伯恐棧道難行預先差
心腹人暗于關津隘口迎接張良不意果在此處接着其
人備道項伯奉迎之意良曰項公如此遠慮可謂極厚友
道矣隨同入城見了項伯深謝差人遠接遂更換衣服近
晚出城打聽霸王消息因訪問各路諸侯還國如何又問
韓王曾來見霸王否有人傳說韓王姬成來見霸王因是
來遲又見張子房隨漢王入褒中聽信羽之、壞事根基是讒言將韓王殺了
在于此昨日靈柩發回本國去了張良聽罷只是暗暗叫苦荒忙

回到項伯家一夜不睡淚如再下等到天明來辭項伯要
回本國項伯曰一向因國事不閒未得請教今專人接先
生來家正欲朝夕伺候如何方到就欲相別良曰昨因更
衣出外訪問韓國本主不意因為張良從漢王入褒中被
霸王殺了良聞此信恨不能死急欲回國葬本主就安置
家小停當一月內就來相見伯曰雖是如此某何忍遽別
良曰明公若留良一日是增良一日之罪矣項伯見良去
意甚急不敢苦留遂齎發盤費當日辭別就行伯曰我一
月內差人遠迎先生不可失信良曰當差心腹數人接我
不可使人知道尤見明公始終交情也伯曰謹領尊命張

良同原帶數人星夜奔回韓國來見了韓國諸公子遂致
祭于韓王放聲大哭以頭觸地曰良實不忠致使項羽誤
害我王不世之讐良當為我王報之雖肝腦塗地亦不惜
也言罷又哭諸公子勸解遂回本家省問家小停當數日
後啟行來到中途果見項伯差人遠接臨晚進城徑投項
伯家來相見禮畢遂在書房中安歇伯見良來甚喜因問
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故王已死賤軀多疾欲效老子玄
默之術始終此術良真深心人也學莊周放蕩之遊羨箕山之巢許愛首陽之夷齊
罷名利喜觀雲水避是非樂處山林倘遇蹈隱高人得聞
妙語使性學復明身心無病是我之實心乃良之至願也

至如佩玉鳴鸞乘軒衣冕宰正百官儀刑四海折衝樽俎
之上却敵談笑之間今日賜官獬豸他時圖畫麒麟不足
辦事者不顧精理以動良之念也項伯聞張良之言知他無仕進之心遂留
閒住數月以盡故舊之情子房住了十數日一日項伯入
朝未回子房信步閒行來到後花園內只見牆高數仞門
澗三尋花萼池邊薔薇叢裡見一座小樓槐陰遮枕席松
影蔭階除子房看樓扁題曰萬卷書樓嘗聞古語云欲窮
千古事朝暮伴書樓子房登樓閒玩只見左壁一帶書架
上盡是古刻竹簡右壁一帶書架上盡是各處進來文策
揭開觀看有六國奏章諸司諫議蓋因項伯是尚書令以

此進來各處文策先與項伯看過方敢封進正本俱留在
內副本項伯留看子房從頭揭過其中或有一偏之見或
有不通之說或有私相標榜或有因而嫉害或有迎合上
意子房看了皆不喜後來只與信未有推薦恐負了今日這雙眼揭開一策語言超衆立意深遠
子房看了一遍嗟歎不已又驚又喜驚者恐項王任用此
人喜者喜其得見此奇特之士若使歸劉作破楚大元帥
韓雙可報漢業可興項羽從此休矣展開表曰
臣聞治天下之道貴審天下之勢審天下之勢貴識天
下之機勢者察虛實明強弱知利害詳得失然後天下
可得而理也不然則雖強勝一時不過恃其勇力終必

敗亡未足以與其勢也。梟者辨興亡定治亂窮幾微明
隱伏然後天下可得而圖也。不然則草莽倥傯苟簡得
國終難久安未足以會其機也。今陛下雖霸關中人心
未服根本未立民畏其強而已懼其威而已格其面而
已然強可弱也威可抑也面非心也三者乃陛下之所
恃使一旦餒而不振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欲望長治
豈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寒心而為陛下憂也。且劉邦昔
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中發政施仁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收束人心秦民悅服恨不得為
關中主也陛下入關不聞善政而惟見殺戮聽讒邪之

言蹈嬴秦之弊殺子嬰掘驪山燒阿房大失民望蓋不
知勢之可立機之可察而弊端惡孽隱伏于天下而未
動耳使劉邦一倡諸侯從風不期強而自強不期勝而
自勝陛下之所恃者皆為劉邦得之矣就如近日燒絕
棧道使陛下不疑其東歸三秦不為嚴備然後收用巴
蜀之民復取關中之地此正審天下之勢識天下之機
劉邦先得我心之同然矣而陛下茫然莫之知也左右
將士惟知用武而承順風旨陛下惟知獨勝而以為天
下無敵然不知敗亡之機已萌于不測之中此臣不顧
衆人之誚已而敢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莫若益兵

嚴備巡哨邊關收回章邯等三人別用另選智勇之士
如，此亦兄，挽，同，惜，不，能，用，耳，然，此，等，人，終，非，可，與，也，者，淮，陰，何，不，知，入，耳，
阻塞關隘更取劉邦家屬拘于輦轂之下昭布仁義整
飭兵馬訓練行伍內求賢相外訪元戎制服諸侯遵行
周政如此則劉邦不敢東向而社稷有磐石之固矣臣
誠惶誠恐頓首稽首謹言

子房又看一遍大驚曰此人是碯溪子牙莘野伊尹真大
此未必到
將之才天下之奇士也我若得見此人着數句言語管教
他棄楚歸漢但恐此人不知在否隨將文策仍放舊處移
步下樓復到書房中間坐只見項伯朝罷歸來謂曰賢弟
客情不慣子房曰踈散之人忘心世故安得客情不慣項

伯遂置酒相款酒至半酣子房曰聞兄有花園可一遊乎
項伯曰今日正欲與賢弟遊翫遂令家童導引行至花園
內子房曰此園景物鮮妍足娛心目來到小樓邊項伯遂
邀上樓子房來到樓上詐看文字佯問曰此許多文策何
人所作伯曰六國奏策未得舉行因放在此子房又揭到
一策因問曰此是何人所作項伯曰魯麟周鳳未遇其時
此人乃淮陰人家貧乞食人多賤之范增屢次薦舉霸王
不用止與執戟郎之職前進此文策霸王羽扯碎其文欲要
問罪被我勸免子房再不揭看尋思此正是鴻門會上之
人心中暗喜遂下樓來子房嘆曰

輔相子牙真可比行兵孫武未能過項羽不留社稷
漢王肯用立山河

子房在項伯家又住數日因思韓讐何日得報漢王何日
東歸霸王強暴百姓受害在此飽食終日是何道理忍心
生一計次日辭別項伯要尋僻靜去處修真養性項伯若
留曰賢弟來此未及一月如何便要相別良曰此是繁華
之地非某養靜之所明公若是見愛放我歸韓尋箇深山
窮谷埋名隱姓求師訪友練真悟道得爲長生之客于心
足矣嘗聞雲林夫人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
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似這等言語若不棄其塵世之榮

華焉能得物外之仙術乎項伯知良不可以富貴動心乃
與相別子房辭了項伯出離咸陽不知何處去且聽下回
分解

總評

項羽殺韓王乃增張良報復之意可見殺一無罪的人
便如自增一刀况良又說信是殺一人而樹二敵矣

霸王拒諫烹韓生

且說張良辭項伯出咸陽離城不遠換了衣服扮做一道
士復入城中向小街僻巷風魔狂蕩言語不循道理腰串
銅錢袖藏梨果道袍蘇履手裏打動漁鼓簡板口中唱着

道情或古廟寺觀營房店肆或拋錢撒果引得街市上見
 童三五成羣都來看風道士歌唱初時兒童尚不相熟跟
 走了一二日彼此通不計較張良看那其中有一小兒生
 得聰明引到一古廟無人處所與了些銅錢果餅教他念
 着說道今有一人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富貴不
 還鄉如錦衣夜行教了幾遍那小兒牢記在心張良又分
 付如有人問你只說我睡夢中有人教我來你但到箇去
 處教小的們唱你日後壽命延長百病不生若說是人教
 你的便有大禍那小兒便道師父教我我只依師父說張
 良大喜又與銅錢數十文離了咸陽出到城外更換道衣

如客人打扮尋個僻靜店房安歇打聽城裏消息只說霸
 王因思左遷諸侯恐有人在外議論常使的當近侍詐作
 遠客探聽事情到街市上聽了只小兒謠言便入內奏知
 霸王霸王未信臨晚亦更換衣服私行來到市上果聞此
 語因問小兒何人教你念此語小兒能賺羽羽真小兒也小兒云乃上天教我的霸
 王大驚自思此必是天意欲我遷都况咸陽燒得殘缺我
 正欲東遷不意天有此意非偶然也

論曰童謠之言自古有之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帝
 堯遊于康衢而民作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童謠之始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

不義時則有詩妖如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被赤眉所殺此諧不諧在赤眉也光武中興起自河北遂定天下此得不得在河北也雖然有驗實皆人爲有智君子不可不察也

霸王聞了童謠次日早朝謂羣臣曰天降謠言汝等不來奏知何也且如今有一人乃謂朕也隔壁搖鈴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言朕雖有聲名而未得傳聞于人也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言朕雖得天下而不歸故鄉就如着錦衣而夜行也此謠正合朕意况秦宮闕燒毀一時實難修整不如彭城乃梁楚之地自淮河以北九郡統轄千里此處

正好建都不失故土卽差人興工修理選擇吉日車馬遷

都有諫議大夫韓生上言曰此等謠言皆是人造作之言

韓生不識人可惜了他這條性命

非上天之意也決不可聽信且關中自古建都之地阻山帶河四塞而當一面東有黃河函谷關蒲津西有大隴關山蘭縣等處南有終南武關峽關北有陝河涇渭潼關百二山河三山八水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昔周以此興隆秦以此霸業陛下豈可聽童謠之言而失此興旺之地乎霸王曰汝雖說關中可都但朕意不喜卽是天意有在也朕今遷都有三事一者征伐三年未經還鄉二者關中山多地少眼界不得宏濶三者天降謠言亦非偶然天意有

在朕心已決爾等不必多言縱使曲意建都于此終是不
 利韓生曰陛下為四海之主如日中天誰不仰視又何必
 拘拘于還鄉以為榮耶孟子曰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
 其臣豈獨一彭城而已哉霸王笑曰普天之下皆為我有
 凡可居之地隨朕所適耳又何多言耶生曰前范亞父亦
 曾云陛下不可離咸陽亦必有見陛下獨有忘于心乎霸
 王曰吾縱橫天下所向無敵識見豈范增所能知哉吾意
 已決不必煩聒韓生下階仰天長歎曰人言楚人沐猴而
 冠今果然矣霸王在寶座上忽聽此言便問陳平曰此是
 何說平不敢隱諱近前奏曰此訕上之言其意以猴比王

說言平之猴雖着冠帽心非人也又言猴心不耐久戴人

衣冠心實急躁也又謂獼猴着人衣冠終非人性戴不破
 必弄破也霸王聽罷高聲大罵老蒼生老匹夫怎敢毀罵
 朕躬喝令左右執戟郎官將此老賊推赴雲陽市上用油
 鑊烹之監斬官乃是淮陰韓信也韓信押韓生赴市曹子
 房打聽得知也跟在人叢中看只見韓生至油鑊邊高聲
 說道爾咸陽百姓我今日犯罪非奸臣誤國犯了法度只
 因霸王聽奸人捏造謠言意要遷都彭城怪我再三苦諫
 今押在市烹我想遠無百日之內劉邦必來復取三秦矣
 誠沐猴而冠耳韓信聽了他說謂韓生曰諫大夫省言語

恐霸王知道必連累我等韓生曰皇天后土昭鑒不遠爲國受烹實爲屈死韓信曰公諫遷都百姓皆以爲屈死我獨以爲該死韓生曰我得何罪該死信曰公居諫議之職此舉又當別論以宋義原可誅耳如殺卿子冠軍宋義那時偏將殺三將公何爲不諫阬殺秦降卒二十萬于新安秦之父兄恨入骨髓公何爲不諫斬子嬰掘秦墓燒阿房左遷諸侯公何爲不諫今事已成矣蔽錮日深終莫能解公然後來諫不亦晚乎此公之所以取殺也范增比爾何如尚不能諫况我等不及亞父遠矣豈能諫乎你今日之死不可怨霸王只可怨那造謠言之人我指與你那人叢中立着燒絕棧道假造謠言的人

決在這裡若提出來便知端的嚇得那子房躲在人背後再不敢作聲此非是韓信知道子房在此不過設言以嚇子房耳遂將韓生烹了滿咸陽市上無一人不嗟嘆天色已晚韓信回家子房在後認知下處回店房去了次日韓信早朝見霸王復命烹了韓生霸王又續差季布往彭城催督修葺宮殿百官因烹了韓生再無人敢諫者韓信出朝暗思梁間巧燕住不多時子房已知韓信住處回到店中次日將前日秦宮所得寶劍一口背上挨門進城來到韓信門首只見月色初上正黃昏時候門尚未閉張良鞠躬施禮來見門吏要求見韓信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

分解

總評

天意在漢不過假西楚以爲英雄驅逐豈真是劉沛敵
手卽幸聽韓生計亦無如赤帝子何矣呵呵

說韓信張良賣劍

張良假作淮陰人打扮來到韓信門首見一老吏鞠躬施
禮求見韓將軍那老吏便問先生自何而來良曰某乃淮
陰人與韓將軍同鄉特來相見老吏進內報知韓信韓信
自思我在淮陰貧賤時並無朋友我到此日久亦未見一
故舊今日如何有同鄉相訪正沉吟間張良已立于階下

韓信月明之中見其人清標俊雅有些面熟不敢遽問就
迎接上廳各施禮畢序賓主而坐便問賢公從何而來有
何貴幹高名貴姓良答曰某雖將軍同鄉久出在外先世
曾遺下寶劍三口可厭真希世之珍不敢言價但遍求天下英
雄豪傑先觀其人次賣此劍已將兩口賣與兩個人止有
這口寶劍未遇其主聞將軍與某同鄉爲天下英傑特來
賣此寶劍不是虛譽實出本心早間伺候半日知將軍公
出未回今薄暮敬來相謁此劍暗臨黑水蛟龍泣潛倚空
山鬼魅驚埋藏十萬年價值數千金若遇奇男子錚然自
有聲何須出囊錢物各歸主人君若得此劍威令滿乾坤

韓信見張良誇美寶劍，又識已為豪傑，心下甚喜，便起身。聞譽即喜便非近前曰：韓信自歸楚以來，無人識其為何如人。今見先生持寶劍而見諭，深蒙過獎，信何敢當。願求寶劍一觀。良遂將寶劍遞與韓信，信接到手，拔劍觀看，燈光之下，寶氣冲霄，霜鋒射斗，匣上細字有歌讚一篇，歌曰：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燿，紅光紫氣真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成寶劍噴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寶匣吐冰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起風塵，喜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飄龍鱗。惡與交結遊俠子，從來親近英雄人。何年中道

遭捐棄，淪落飄零古岳邊。莫道匣藏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韓信平日最愛劍，今日見此寶劍，十分羨慕，因恨囊橐空虛，不敢問價。但云：公有寶劍三口，那兩口得價幾何？良曰：適間曾說先觀其人，次後賣劍，不論價值多寡，如得其人，即將寶劍相贈，何須言價。久聞將軍乃天下豪傑，以此特來相見，此寶劍有主矣。韓信起謝曰：寶劍雖蒙見惠，但信為人恐未相稱。良曰：若不相稱，雖與萬兩黃金，亦不敢以輕售也。信大喜，分付家僮置酒相款。因問此寶劍俱有名乎？良曰：俱各有名。一口是天子劍，一口是宰相劍，一口是

設論難悉一時亦要動人

元戎劍、天子劍、乃是白虹紫電、宰相劍、乃是龍泉太阿、元戎劍、乃是干將莫邪、夫白虹紫電、乃是吳王劍名、懸于壁上、邪魅遁形、諸督斂跡、真寶劍也、龍泉太阿、乃雷煥見牛斗宿中、常有雲氣自下而上、光芒掩映、煥隨于有光去處、掘地得二石匣、中藏寶劍二口、一名龍泉、一名太阿、而牛斗之間、無復光芒矣、干將莫邪、乃闔閭所造、雌雄二劍、雖出人力所為、實按天時、應星宿、合陰陽、觀爐火、十數年方鑄成此劍、磨礪有法、修造有度、非止一日、遂名干將莫邪、推寫張良口氣甚俗恰象設帳車藥者然吾之寶劍、非特此耳、觀人象德、各有所宜、如有天子入德、而後得佩此劍、足以翊聖化也、信曰、何謂天子入德、良

曰、入德、乃仁孝聰明、敬剛儉學是也、信曰、宰相劍、亦有德乎、良曰、宰相如無入德、亦難佩帶此劍、信曰、何謂宰相入德、良曰、忠正明辨、恕容寬厚是也、天子宰相二劍、既聞命矣、然不知此劍為元戎劍、亦有德乎、良曰、元戎劍、豈可無德、信曰、請言之、良曰、廉果智信、仁勇嚴明是也、古人曾題天子劍有詩曰、

帝座懸昆吾、威德破貪污、萬里風烟息、蠻夷附大都、

宰相劍亦有詩曰、

宰相均寰宇、光芒應太虛、佩此當朝宇、奸諛已盡除、

元戎劍亦有詩曰、

專城司國命郡廟筭定于封所向不可敵百萬在胸中

信曰先生寶劍真為天下奇絕但不知那兩口劍賣與何人亦可得聞乎良曰天子劍前口賣與豐澤劉沛公矣信曰先生見沛公有何徵驗將此劍賣與他良曰大德當陽龍顏特異神母夜號芒碭雲瑞爰立赤幟五星聚會大度寬仁出乎其類此公有天子福德蕭在芒碭山斬白蛇已將此劍賣與他曾有詩曰

君劍磨來雪練霜白蛇曾在此中云強秦已破封西蜀
劍刃藏鋒且入囊

宰相劍賣與誰良曰賣與沛縣蕭何信曰有何徵驗良曰
翊運元勳經綸漢室不事干戈全仗仁義約法甦民漕河
廣濟布衣同心赴自豐沛此公有宰相大才前在關中除
秦苛法約法三章已賣與他曾有詩曰
相劍曾將太岳磨霜鋒消得國中魔咸陽忽遇真良佐
不惜千金價值多

信聽罷咲曰先生已將寶劍賣與漢王蕭相國可謂得人
矣今將此元戎劍欲賣與小子但信素無重名又無為將
入德不亦負此劍乎良曰據將軍不過欲所學所養雖古孫吳穰
苴不能過也但未遇識主耳昔千里馬未遇伯樂雜于槽
櫪之間遭入奴隸人之手與常馬等也一遇伯樂知其為

西漢演義言 卷三
千里麒麟則長嘶大鳴追電絕塵爲天下之良馬也故古人云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日邊還卽今將軍落落人後未遇識主所以不知其爲元戎也苟得遇識主言聽計用變化風雲振動天地坐鎮中原出警入蹕享九襲之榮極人臣之貴則非今日之碌碌也韓信見張良說到此處不覺長吁慨歎觸動念頭便道聞先生之言如照肝胆信在此日久一籌未展百計難言前屢次上表霸王不聽今欲遷都大事已去信不久亦歸故里苟延歲月耳良曰將軍差矣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以將軍之抱負豈可按跡衡門爲淮陰一釣叟耶信又長歎曰先生今晚

來見語言動人議論出衆非獨賣劍决有深意也我于月

俗語所謂好漢識好漢

明之下燈燭之前細觀舉動先生非韓國之張子房乎子房離席起謝曰久慕重名不敢遽見今晚拜候實有深意將軍看破豈容自隱小子便是張良韓信大笑握良手曰先生天下豪傑人中之龍也我欲棄此歸漢但不知先生有何見諭良曰漢王實是長者暫屈懷中終成大事將軍肯從愚見我有一物與將軍爲贄貴似連城和氏璧奇如照殿夜明珠休言呂望千條計不及區區一紙書未知書上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說信處辭太煩可刪之

霸王江中弑義帝

却說張良以賣劍為由說韓信歸漢遂于衣襟下取角書一封遞與韓信我昔日別漢王蕭何時曾與約下如薦舉元帥來可憑此角書為記如有角書須當重用公可將此書收付不可失落有悞大事信又問曰先生已將棧道燒絕却從何路可入褒中張良又于書袋中取出地理圖一本付與韓信曰此圖乃山僻小路從斜岔入陳倉轉過孤雲兩脚山繞到雞頭山徑下褒中近二百里將軍他日破三秦當從此出此地漢人亦不知將軍當秘之不可輕示

於人也角書地理圖韓信收付在身又問曰先生今往何處去良曰吾今看霸王遷都後效蘇秦遊說六國着他反楚以分霸王之勢使無復西顧之意則將軍得任意下三秦復關中而圖天下也信曰某亦早晚就行但看事機如何到彼好作區處也韓信亦無家小止有門吏二名在外把門家僮二人伏侍張良遂與韓信同榻過了一宿次日別韓信出離咸陽在各國說諸侯去韓信預備行裝分付家僮寫了家書打發盤費往淮陰看視家小不題却說范增在彭城守催義帝幸郴州帝曰君出令者也臣奉君之令而宣化者也昔項羽立我為君以屬天下之望以此諸

侯悅服而得入關中，我已約。但先入關者為王，今羽背約，自立為王，封天下諸侯。意欲遷我于郴州，廢置而不用。其命首居其下，足居其上，冠履顛倒，甚非臣體。爾為項羽義帝，雖不智，在前此處，詞，故，義，正，罵，得，此，喻，甚，暢亞父當極言苦諫，以正其過，可也。乃助彼為惡，是亡秦之續耳。爾心獨不愧乎？范增俯伏在地曰：臣增累次苦諫，項王不聽。今又差季布守催，指日離咸陽，要來彭城建都。臣亦兩難，不過惟君所使也。帝曰：爾為項羽心腹之人，正當苦諫，豈可委於從命而畧無可否？此乃阿附小人，非大臣以道事君之體也。增惶恐無地，只得具書奏知霸王。霸王知義帝不欲離彭城，大怒曰：懷王乃民間豎子，我家所立

尊以為王，千載之奇遇矣。却乃偏使劉邦西行，意欲相為結好，以恩為讐。反有謀害之意。今為義帝，且又妄自尊大，若不剪除，必為後患。遂使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潛于大江之中埋伏。却着范增、季布、桓楚于英急催啟行，待至大江，假以出迎，因而殺之。傳布中外，只說義帝行到江中，遇風船覆，滄死。以隱前情，庶免天下議論。霸王計較停當，傳令分付四人急在大江伺候，却修書上義帝曰：

西楚霸王臣項藉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奉命破秦，直抵咸陽。子嬰受首，爰正國法。仰尊陛下為義帝，實為天下

主也。然彭城路當南北之衝，乃用武之地，甚非陛下所宜居也。今郴州乃湖南名郡，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山水秀麗，帝王之都也。請陛下幸臨以觀天下，今乃聽細人之言，不從所請，致使君臣有相疑之私，輦轂阻壺漿之望，遮道來迎，終日稽候，一日之費，何止萬金？為民元后，於心何安？復差千戶以千戶上書一兩日一差千戶上書可矣項臣上書懇啟，惟速賜裁決，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義帝看罷羽書，與左右商議曰：「項羽屢次差人催併，急如星火，已無人臣之體。若復留連，恐生他變，不若車馬啟行。」義帝即傳令文武大小官員，擇日幸郴州來，只見彭城百

姓遮道伏望塵叩首，相聯數百里，或獻茶果，或上歌頌，家家設放香案，盡說義帝在此數年，鎮市不擾，鄉村安靜，上下和睦，乃有德之主也。今日遷都，又不知何日再得相見，遂懸望之念。義帝見百姓戀戀不捨，亦自垂涕。其日行至大江口，有白魚阻舟，水浪不能前進。船家就將龍舟纜住，只見大風驟起，將桅折作兩段，幸大舟傍岸無事。其夜帝方寢，只見五色祥雲罩合龍舟，香風馥郁，有一派仙樂自天而降。先有二金童玉女入舟中，低言啟請，願陛下早幸龍宮。受百官朝賀。帝曰：「我自赴郴下建都，此地非我居也。」義帝見幾不如于此，遂覺時起來。金童曰：「龍宮奉上帝勅命，已設御座，專候車駕。文武百官而仙。」

具朝服于上清門迎接陛下不可推辭也帝曰龍宮恐非
人世朕何以居之金童曰上帝以陛下有君德宜在高位
因赤帝子當權福德洪大陛下當讓此位而居龍宮以掌
水府會九天列聖以次推舉非同小可陛下請移玉步帝
方欲出龍舟遙見水光接天洪濤巨浪耳聞仙音不敢登
步趨趨之間頓然覺來却是一夢舟上更鼓已三漏矣急
呼左右掌燭詳夢有近臣奏曰適見白魚阻舟桅被風折
據此夢警皆非佳兆陛下天明回舟再作商議帝曰不然
車駕已行大信昭布如若反覆則非大體况天數默定人
不可爲縱有不然亦何懼哉不聽近臣之言次日早發舟

望大江而來行至中流有英布吳芮共敖坐三隻大船鼓
譟大進順風而下三人立於船頭大呼曰臣三人奉項王
命來迎陛下陛下所有玉符金册留下與臣等爲執昭義
帝大罵曰爾等助紂爲惡不遵王化當此大江中流之際
據兵阻行甚非人臣之禮英布等各持利刃將船急近龍
舟直身一躍衆士卒隨即通過龍舟來驚得舟中侍從急
欲藏身被英布等手起刀落殺死數十人或有望大江自
盡者或有船倉中藏躲者帝見此光景指西北大罵項藉
逆賊他日決遭橫死遂撩衣望大江一躍而墜逐浪翻波
不知所向舟中有藏躲者盡被英布等殺死後有胡曾詩

義帝南遷路入郴國亡身死大江深不知埋恨窮泉後
幾度西陵片月沉

英布等弑了義帝方欲回舟只見南岸上有接義帝的百
尚、然、可、見、君、士、之、若、我、若、羽、者、能、立、身、于、天、地、間、乎、
姓人馬吶一聲喊盡道英布逆賊爾信項羽指使弑了義
帝奪了天下決不得長久我等布告天下立箇盟主與義
帝發喪誅此無道以雪天下之恨英布欲撐舟近岸適當
風色不順急難湊擺百姓一闕都走了不知那百姓中也
有這等豪傑發此等言語此便是滅楚興劉大丈夫也未
知如何下回便見

摠評

觀義帝之弑羽真無人心者豈止不讀書已也

韓信背楚走咸陽

英布殺了義帝聞岸上百姓發喊欲罷舟上岸因風色不
順不得傍岸那百姓一闕都走了其中有三箇老人為首
一老人年近八十歲人稱為董公為人多讀書知道理一
鄉最推尊他因作倡曰待英布的人馬回去我等務要打
董、公、是、豪、傑、
撈義帝尸首帶至郴州以禮葬埋却糾聚幾箇壯士從河
南洛陽迎接漢王做箇盟主與義帝報讐眾人應聲曰我
等願從尊命董公率領眾人急奔下流顧覓十數個會水

的船家下江跟尋至晚月明之下忽見水面上隱隱若有
 所見眾船家伏水近前抱住却是箇人眾船家撈上岸來
 掌起火把看時顏色如生並不改變眾人原不識義帝又
 見赤身無一絲衣服止二足中趾上套二玉環乃龍形也
 董老曰此必義帝也若常人豈有此玉物耶眾人以淨帛
 遮體扛至前村各焚香行禮至次日權處棺木殮了徑投
 郴州來有本州官吏里老人等擡至原修宮殿中間停放
 眾人計議恐日久霸王知道決尋事謀害不若急急葬埋
 庶為全美州官等擇日將義帝葬于郴州至今義帝墳塚
 尚在四時享祭不絕後史官有詩曰

郴士尚知尋葬主霸王背約弑江中千年唾罵昭青史
 猶說烏江戰未窮

英布等弑了義帝來到彭城會范增等眾人密將前事說
 與范增范增悔之晚矣增懊悔不已與眾將曰義帝乃吾與武信君所立
 以服人望豈想今日弑于江中甚非人臣之禮若再遷都
 彭城決不足以圖天下矣我等當急回勸止不可遷都庶
 劉邦不敢東向若離咸陽不百日内劉邦決出褒中吾輩
 不能安一日矣季布曰前韓生亦曾有此言被霸王烹之
 增曰我等眾人各苦諫決不可遷都范增留季布修理彭
 城却同眾人赴咸陽來勸止霸王只見咸陽十分狼狽各

文武官員通預備行裝要三二日啟行范增同英布等進見備將義帝遇害一節奏知霸王霸王大喜曰除吾心腹之患矣增曰心腹之患不在義帝實在劉邦也陛下若今遷都不久劉邦決出褒中矣霸王曰棧道燒絕三秦嚴備劉邦縱能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增曰陛下遷都三秦解怠漢王素有大志必蓄養豪傑與陛下爭衡出此棧道反掌之易耳望陛下不可遷都霸王曰朕號令已出文武行裝已備豈有中止之理亞父不必過慮料劉邦無能為也季布曰事貴先圖機難遙度臣恐陛下離咸陽人心怠緩此地決難守也近日各處諸侯漸有叛失者陛下不可不

慮也霸王怒曰朕自會稽起義以來所向無敵凡叛去首皆不才之人何足為用遷都之事朕意已決再不必多言如有抗拒者以韓生為令范增等長吁口氣各下殿來只得預備行裝起行却說韓信自見張良後此心惓惓不能忘先將家僮打發回淮陰去是夜過都尉陳平家拜訪素日信知陳平有意降漢因來以言挑之曰霸王遷都漢王決出褒中咸陽非國家所有也陳平曰霸王近日殺義帝得以忠責之也遷彭城烹韓生自以為是決不足以久安漢王長者他日終成大事賢公在此碌碌不若背而去之得以展大才也信曰我亦有此心久矣恐沿路關津難過平曰此亦不難

我衙門有印信文書與賢公一紙隨身所過關口有此文書徑自長行只說入褒中探聽消息信拜謝曰若得此文書誠千金之賜也他日若得寸進決不敢忘盛德平日賢公保重若他日成事之後不久亦欲投漢仍望賢公薦拔信拜辭陳平得了批文預備行李拴束停當分付門吏我欲城外訪友明日方得歸來爾可用心看守匹馬徑出咸陽來行至關口此時自范增回關中見漢王已入褒中心下憂惶卽差人分付各關津隘口把守十分嚴密韓信來到安平關口只見把關軍士攔住便問將軍往何處去韓信隨將批文與衆人驗看仍到關上見守關總管各施禮

畢問韓信足下何處去信曰霸王差往三秦會同整飭兵馬關防漢兵着星夜傳報隨辭衆人出關急策馬西行不題却說韓信把門二吏一連等了兩日不見韓信回來急報知亞父備說韓信一月前有一人夜晚來相會說了一夜話就在信家宿歇其後將家僮行李打發回籍今却匹馬假說訪友次日就回不意今已又過了兩日前後共四日不見歸來此必是逃走不敢不報范增聞了這話便跌脚道此人我終日懸念在心前曾叮嚀與項王說若用此人須當重用若不用此人須殺了方除後患不意今日却走了決投褒中去吾心上又生一大病矣若不追來使我

西漢書言 卷三 十三
晝夜不得安枕。隨入內奏知霸王。王怒曰：此懦夫，安敢背我歸漢？增曰：韓信極有識見，臣屢次薦舉，陛下只是不用。今被他走了，決歸褒中去。他日爲陛下下一大患也。王曰：彼無文憑，關上決然攔阻，如何得脫？急差鍾離昧領二百輕騎，快與我捉來，碎屍萬段，以警其衆。鍾離昧依命追趕來，到安平關，責怪關上官兵如何輕放韓信過去，有失關防。把關總管稟道：韓信有隨身印信批文，爲會約三秦緊急公事，某等安敢阻當。今已過關四日矣，將入漢境，明公恐不能追及，不若飛報三秦，遣兵追趕。况棧道燒絕，決難徑過。庶可赶上。鍾離昧曰：爾衆人所見亦通。當時作飛檄傳。

報三秦，着遣兵追趕。鍾離昧回咸陽，將前事奏知霸王。王曰：既逃去已遠，料韓信懦夫成何大事，亦不足掛念。當傳令着文武大小官員隨車駕，赴彭城建都，却留呂臣縱公守咸陽。且說韓信離安平關，一路直抵散關，照前驗批過關。來到三岔路口，自思：此處正是緊要處，將張良地理圖取出觀看，入褒中小路看畢，方欲策馬，只見從東一騎馬飛走前來，手執大牌，分付路口舖兵：爾等如遇匹馬過來，當追看批文中姓名，如不是韓信，方許放過去。衆軍士便道：方纔過去一人，匹馬獨行，不曾追問來歷，何不赶上問他一聲？那執牌軍官急赶上韓信，便問將軍甚姓名，有

何公幹信曰我姓李前往褒中探親那人曰有批文否信曰有批文在此那人務要取看韓信取批文打開正欲遞與觀看却于背上將寶劍拔出望其人一劍殺死那舖中走出五個人來就向韓信奔趕韓信匹馬近前手舉寶劍將五個軍士盡行殺死策馬急向西行未知何日得到褒中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吾不怪韓信之背楚而獨怪其當日之投楚

韓信問路殺樵夫

韓信殺了報事官并軍士五人尋思倘地方知道殺死官軍決然跟從此路而來被他捉住却不悞了大事急轉這山口從小僻夾路向西南而行兩邊都是山中間止有一小路又澗水潑潑波流有聲斷岸千尺十分險峻韓信到此不得馳驟只得勒着馬一步步緩行又不知何處往陳倉渡口去正在猶豫之間只見山坡邊轉過一個樵夫來韓信便道樵夫那條路往陳倉路上去那樵夫放下柴担用手指着那山路道此去遶過這山崗却是小松林過了這林子下邊便是亂石灘有一石橋過了橋却是蛾眉嶺上了嶺甚難走須下馬揸着行過此方是太白嶺嶺下有人家吃了飯過孤雲山兩脚山渡了黑水過了寒溪便是

南鄭將軍不可夜行恐有大蟲樵夫說了山路信將地理
 圖一對分毫不差拜謝樵夫策馬前行樵夫挑了柴担正
 欲下山坡去韓信暗思章耶知我殺了軍士决從這條路
 趕來到得這岔口倘遇樵夫說與他這條小路却從這裡
 趕來况我馬又疲乏决被他捉住不若殺了樵夫若軍馬
 趕來只從棧路上趕去决不知有此路也韓信勒回馬來
 便叫住樵夫樵夫只道再問路徑回頭來却被信揪住頭
 髮一劍殺了拖倒山凹之下用土掩埋韓信遂乃納頭下
 拜祝之曰非韓信短行實出不得已也他日如得地之時
 决來與君厚葬以報其德墮淚上馬西行後史官有詩曰

棄楚西來阻道難忽逢樵者住征鞍問渠指說褒中路
 一拜空垂兩淚痕

韓信他年斬未央含冤飲恨怨高皇秋風颯颯飄黃葉
 爲報陳倉樵者下

韓信殺了樵夫徑過山岡出了小松林渡亂石灘一日下
 了太白嶺來近山有個酒館下馬入到酒館來呼酒保擺
 出有村醪方飲數杯不覺想起樵夫來我因恐楚兵追及
 不得已殺死非薄情也遂作歌一章借筆硯向白粉壁墻
 上題歌曰

陟彼山路難崎嶇不可測藤蘿結層巒狐兔藏幽黑怪

哉此山險峻，峻坂有萬億，去天手可攀，迴轉苦勛力，迷黯
 竟何往，無由問鄉識，忽見採樵人，問我將焉適，勒馬立
 山前，迺云西川國，樵人指要路，按圖無差忒，足知為忠
 亮，孔云宜報德，楚兵恐忽至，受擒反自賊，斬汝絕踪跡，
 實非我薄刻，留汝特山樵，存我為帝嗣，我當萬夫望，君
 死良不惑，無罪遭霜鋒，我心為君慟，君德終圖報，君後
 我更植，蒼蒼秋月明，疑照君顏色。

韓信題歌畢，只見後邊走出一壯士來，看着韓信道：你背
 楚歸漢，殺了樵夫，却來我家題詩，我若拏住你，却得重賞。
 韓信便起身道：壯士，你既住居漢土，為懷中百姓，如何倒

說這話？那壯士大笑，拜伏在地道：我父祖乃周臣，姓辛，名
 雷，世居扶風，傳至父辛金，因始皇殘暴，遂移家於太白嶺，
 以賣酒為生，某名辛奇，也不事家產，專好畋獵，奇熟武藝，一
 向未遇明王，遂棲跡于此。今夜夢飛虎自東北高嶺而來，
 卧在草蓬之上，覺來知今日必有貴客經過，因不曾出去
 採獵，等了半日，却見賢公策馬下嶺，光臨草店，我在壁裡
 窺見，知公為非常人也，因出拜見，適來言語冒瀆，望乞恕
 罪。韓信扶起，荅禮，便問壯士據你一表堂堂，素懷忠烈，見
 今漢王寬仁大度，招納天下豪傑，何不傾心投之，以圖封
 侯建節，不失家譜也？壯士曰：某懷此心久矣，待公投見漢

王決然貴顯，那時統兵破楚，可暗從此地而來，路僻且近，使三秦不知漢兵從何而下也。信大喜，握壯士手曰：此言不可輕泄于人。待我伐楚之時，子可隨我建功，以為鄉導，不可失也。壯士遂留信在家住宿。當日母妻俱出草堂拜見韓信，見壯士如此忠誠，亦將白己心事一一告知。遂相結拜為兄弟。次日韓信拜辭，便要起身。壯士曰：前邊是孤雲兩脚山路，徑甚險極，有大蟲恐尊兄孤身難行。小弟預備器械，送尊兄過了寒溪，便是南鄭地方。小弟纔好回來。韓信拜謝不勞，遂送壯士再三不肯，遂分付母妻看守店房，酒保照舊管待過往客人。我送尊兄過了寒溪，便回當

時收拾行李，掣了一條長鎗，帶了弓箭腰刀，隨定韓信馬望孤雲山來。一路與信說些兵法，論些武藝。一日來到寒溪，遠遠的望見南鄭。壯士用手指道：尊兄可從此處往南鄭去，不遠矣。信下馬，同壯士入着靠溪一個酒店裡，相對坐下，呼酒保擺下菜蔬，斟酒與壯士飲。信曰：賢弟回家早晚，打聽我出褒中，可急來相見。壯士曰：小弟到家，專望此、行、不、惟、晚、却、又、得、一、異、人、幸、甚。麾蓋如有消息，星夜前來迎接。信大喜，兩個又飲了幾杯。壯士曰：意要送尊兄到褒中，但不曾與老母說知，恐在家懸望。只此拜辭尊兄。信不忍分手，各洒淚相別。壯士仍復太白嶺去。韓信望南鄭來，不知投見漢王，如何舉用。且聽

下回分解

總評

殺樵夫全身也全身全漢也論至此不可不殺

韓信褒中見滕公

韓信辭壯士策馬入到南鄭風俗自是不同老者安閑少者負勞行人讓畔道不拾遺家家快樂處處笙歌田野開闢桑麻盛茂韓信甚喜入着城來六街三市衣冠文物風景殊別天生方員有二百里一壑平川之地更無一尺山路却尋個店房安歇下將行李收拾停當分付店家子細看守那店家道官人放心我這漢中不比別處若路上失

了物件亦無人敢拾去况店中行李豈有差失韓信出着店來徐步看那漢中南有劔門之險中有棧道之阻前控六路後據大江為荆襄之襟喉實秦隴之要害民安物阜土厚風輕國人嘗云春有碧桃紅杏夏有蓮藕葵榴東籬菊綻如金南嶺梅開似雪美酒嘉魚香橙晚稻有石頂關有瀑布泉有盤雲塢有天漢樓有柱石堂有四照亭有峨眉山青城山錦屏山岷山有赤甲白鹽諸景不能盡看又信步來到一衙門前有扁云招賢館兩邊俱有榜文上寫一十三件事宜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如信屬意第一件矣一件熟曉兵法深知韜畧可為元戎者二件驍勇過人斬將搴旗可為先鋒

者三件武藝出眾才堪驅使可為散騎者四件諳曉天文
 善占風候可為贊畫者五件素知地理深通險易可為鄉
 導者六件心術公平為人正直可掌紀錄者七件機變精
 明動能料事可與議軍情者八件語言利便足能動人可
 為說客者九件精通算法毫釐不差可為掌書記者十件
 多讀詩書以備顧問可為博士者十一件素明醫學神聖
 功巧可為國手者十二件善能馳驟探聽機密可為細作
 者十三件掌管錢糧出入有經足可以給軍餽者凡人於
 十三件中曉一件者即赴招賢館報名聽候考驗果稱其
 實奏請重用立賢無方不拘貴賤盡心王事務期報効懋

著功績不次超擢封侯拜相悉在此舉敬茲告示韓信看
 罷榜文便問居民掌管招賢者何人居民曰官招賢者乃
 滕公夏侯嬰也漢王封其人為汝陰侯為人好賢下士不
 拘小節信大喜暗思我若相府見蕭何以張良角書投獻
 是憑張良薦舉不見我胸中抱負我且將角書隱下先見
 滕公次見蕭何備將我平日所學暴白於外使他人知我
 可用奏知漢王然後却獻出角書來方見我非碌碌因人
 成事者也古人曾說難進易退若進得容易終不得大用
 必須始初甚難次後人不敢輕看遂寫了籍貫姓名來見
 滕公滕公看韓信一表非俗暗思此人亦曾聞其名原是

楚臣如何不辭千里而來，必有緣故。便問賢士從何而來，亦曾出仕否？信曰：某楚臣也。項王不能用，因棄暗投明，從咸陽而來。滕公曰：棧道燒絕，山路甚險，賢士如何便得到此？信曰：志圖報效，不惜路遠，攀藤攬葛，緣山而來。所期有在，遂忘勞苦。滕公曰：壯哉志也！賢士曾看榜文，果通何科？願求一科以觀其蘊。信曰：十三科皆知，但此外一科未曾開出。滕公曰：那一科未曾開出？信曰：一件才兼文武，學貫老而皮天人，出將入相，坐鎮中原，奠安華夏，百戰百勝，取天下如反手，堪爲破楚元帥。此內少一科也。如欲下問，信當以此爲明公言之。乃所優爲耳。若其爲十三件，不過一節之能。

未足以盡信之所知也。滕公聽罷，大驚，急下階，以手攀韓信上廳，納頭便拜，曰：素聞賢士之名，未曾識面。今幸千里而來，非獨一人之幸，實天下社稷之幸也。願聞良策，無吝珠玉。信曰：世之爲將者，徒知兵法而不能善用，雖精熟孫吳日講，韜畧亦不足取也。必是知兵而善用，然後爲良將也。昔宋國有蓄龜手藥，能令人嚴冬大寒，手不凍裂。其家世世在河邊漂洗綿絮，雖三冬冷月，手不凍裂。以此生意甚盛，却不傳于外人。偶有二客經過，願出銀一百兩買求此方。其家商量終日漂洗，不過暫得溫飽。如何積得許多銀養家，不若將方傳與二客，後二客得方，至吳國適當越

王興兵攻吳，天氣正嚴寒，吳兵畏寒不能舉。二客獻策，却將龜手之藥塗于軍士手足之上。吳兵不懼寒冷，一戰勝越，遂成大功。吳王大喜，重賞二客。均一龜手之藥也。宋人用之，止於漂絮。二客用之，足以破敵。即如為將之道，不獨能讀兵書，須要善用兵法也。公曰：賢士以如此大才，在楚不得大用者，何也？信曰：昔百里奚在虞，不能用而虞亡；在秦，能用而秦霸。賢者未嘗無益於國，惟在國君用與不用耳。信在楚，屢次上言，楚終不能用。後范增再三薦舉項王，堅執不用。我知項王決不能用也。遂棄楚歸漢，以圖報效。滕公曰：賢士在楚不用，固不足以顯其才。若今漢王用之，

賢士有何方畧乎？信曰：若漢王用我，統領國之師，倡有名之舉，東向伐楚，先取三秦，次收六國，使項王去其羽翼，范增困于籌策，不數月而復咸陽，如反手耳。但恐明公不能舉漢王，不能用也。滕公曰：賢士口出大言，恐無實學。項王暗啞叱咤，萬人皆廢。三年之間，縱橫天下。自古武勇未有如項王者也。賢士言如此容易，不亦失於誇張乎？信曰：不然。某冒險而來，跋涉千里，倘無實見，徒費頰舌，以大言而欺人，是狂妄而取咎也。由漢人觀之，以項王為不可及。在某觀之，曾嬰童之不若也。何言武勇之貫於古今乎？滕公曰：賢士言能如此，亦曾讀韜畧乎？信曰：為將之才，熟讀詩

書深知成敗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事不知無一物不曉豈但讀韜畧乎滕公卽于館內架上取六韜三畧數冊使信背讀韓信從頭至尾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又取陰陽醫卜使信背讀韓信無一字不記又將各般兵器作何使用韓信備將兵器之根源作用之法則一一陳說無一般不知從早至午與信議論有千百言更無差錯滕公曰賢士真天下之奇士古今所罕有也卽留管待又從容相款胸中不知有多少學問愈叩愈不窮也滕公大喜曰我明日早朝奏知漢王決重用賢士信曰明公且未可奏知漢王乞引見蕭相國二公會約相同共力推薦庶漢主知重

韓信得以大用也滕公問賢士所見甚明今晚就與相國會約請賢士相見料相國決不敢輕也信辭滕公曰店不題却說滕公近晚徑來蕭何家相會備道韓信棄楚歸漢議論出衆問學淵海真天下奇士也何曰韓信某亦嘗聞其名此人素貧賤釣於淮下寄食漂母遇惡少叱辱甘受胯下一市人皆笑之後仗劍歸楚楚授以執戟郎官亦未重用惟范增屢次薦舉項王不用想是因楚不用遂棄彼就此但恐漢王亦知其人不重用也滕公曰此人可惜未遇若果重用決可以建立奇績料不負所舉也何曰明日可着來相見滕公辭蕭何歸宅不知如何相見且聽下回

分解

摠評

藏過角書自露一斑于滕公之前此丈夫自見處

蕭相國深奇韓信

却說次日滕公差入於店中請韓信禮往見蕭何蕭何住居丞相府門禁嚴肅堂陛深遠先有伺候官報入府然後一門吏出來問了姓名達知丞相只見一掾吏出來請賢士進府相見韓信入到堂下進請蕭何出簷下拉信入于堂裡不設坐相與立談何曰滕公深稱大學幸今相見信曰信在楚聞漢王聖明丞相賢達求士如渴卑禮折節不

辭千里而來到此數日始見滕公昨與相接尚未傾倒今

見丞相後或欲仍歸故里寧甘心泉石不屈志人下也何

曰賢士未見囊錐脫穎何乃見貌色變耶信曰不遇錯節

未當軟血豈可囊錐脫穎以自薦耶何曰願聞賢士高論

何當拱聽信曰昔齊王好鼓瑟晉有一賢士善鼓王再三

延訪一日賢士至秦國王坐於堂上欲賢士鼓瑟賢士不

悅王如不聞瑟臣豈敢登王之堂而見王于咫尺乎王如

好瑟而樂聞之當焚香賜坐聽臣鼓瑟臣必盡心為王鼓

之今王坐臣立如待僕隸臣何自賤而為王樂乎鼓瑟者

尚羞立于王之側况丞相當吐哺握髮之時為國求賢之

如此自重便是大河規一浪

日欲聞治國之要而倨傲以接賢士此信所必欲去而不願留于其國也。蕭何聞信語即延之上坐而拜之曰：何無知有失待賢之禮，幸望恕罪。信曰：丞相求士實為國家，慕相見意欲傾心以圖補報，非一人之私也。蕭何乃拱手問信曰：願賢士論天下之形勢，決天下之安危。明天下之治亂，審天下之強弱。然後天下可圖也。信曰：關中、百二山河、天府之國，自古帝王為建都之地。項王舍此不居而乃遷都於彭城，此失天下之形勢也。漢王雖左遷於褒中，然養威蓄銳，有虎豹在山之勢，使智者無以用其謀也。不亦為得乎？項王所向無敵，天下諸侯畏其強而已。然背叛

之心藏於不測，外若為安，內有隱禍，反不若漢之遠處偏方而得以收拾人心，養賢及民，諸侯不得侵擾之也。項王弑義帝於江中，大肆不道，而荆襄湖南之民欲糾合討罪，不日大亂作矣。彼尚茫然不知而自以為強，此匹夫之勇耳，何足以服天下之心乎？漢王約法三章，除秦苛法，雖左遷南鄭，而天下屬望，肯舉兵而東，百姓莫不引領來歸。天下未有一人不願漢王為秦王也。章邯等三人秦民恨入骨髓，而項王乃封為三秦王，以阻漢兵，實為資敵國以利也。我苟東向，百姓皆為我戰矣。三秦可傳檄定也。此天下之形勢，安危治亂強弱不待智者推論而可知也。丞相

又何憂焉。何曰：據賢士之言，楚可伐乎？信曰：當此之時，項類語問天下大勢已定如圍棋得勢矣王東遷，諸侯離叛，百姓嗷嗷，急欲思主。三秦不為嚴備，漢兵正當可舉之日也。失此機會，而不東征，使齊魏趙燕或有智者一言舉兵而西，先取咸陽，次取三秦，阻其要害，漢兵雖若死不得出，褒中矣。蕭何見韓信說到此處，乃前席附耳曰：前日棧道已燒絕，漢兵急難舉行，奈何？奈何？信笑曰：丞相何乃欺人？若是耶？前日燒絕棧道，必是智者與丞相計議，停當另有別路可通。漢兵然後燒絕耳。此不過使楚無西向之意。漢王絕東歸之心，此但可以瞞項王耳。若智者看破不可欺也。蕭何聞韓信此言，實切心腑，不覺笑。

容滿面，離席下拜曰：蕭何自入褒中來，再無人論至此。今聞賢士之言，如醉方醒，使我胸中痛快，不能舍也。連呼左右，備馬與賢士回私宅，少坐。先差人預備酒席。蕭何同信到宅，各分賓主而坐，設酒相款。因論為將之道。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安危所係甚大且重也。可得而聞乎？信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智、仁、信、勇、忠也。智則不可亂，仁則能愛人，信則不失期，勇則不可犯，忠則不貳心也。為將而有此五才，然後可以為將矣。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殺者，有智而不心怯者，有信而妄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

有謀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將有此十過，則不足以爲將矣。故善將兵者，具五才，去十過，攻無不破，戰無不勝，謀無不成，可以無敵于天下矣。何曰？今之爲將者，何如？信曰：今之爲將者，或有勇而無謀，或有謀而無勇，或恃已之能而不能容衆，或外溫恭而內慢易，或矜貴位而惡卑賤，或性驕傲而恥下問，或揚已之長，掩人之善，或藏已之過，彰人之非，此皆爲將之弊。而今皆蹈之，所以不善爲將也。何曰？若賢士爲將，則何如？信曰：若信爲將，非敢自爲誇張，實出古兵法，但人不能知耳。用之以文，齊之以武，守之以靜，發之以動，兵之未出也，如山岳，兵之

既出也，如江河變化，如天地號令，如雷霆賞罰，如四時運

籌如鬼神，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弱而能強，柔而能剛，危而能安，禍而能福，機變不測，決勝千里，自天之上，由地之下，無所不知，自內而外，自外而內，無有或違，十萬之衆，百萬之多，無有不辨，或晝而夜，或夜而晝，無有不兼，範圍曲成，各極其妙，然猶洞達古今，精明易學，定安險之理，決勝負之機，神運用之權，藏不窮之智，奇正相生，陰陽終始，然後仁以容之，禮以立之，勇以裁之，信以成之，如此則成湯之伊尹，武丁之傳說，渭水之子牙，燕山之樂毅，皆我之師也。此乃信爲將之道，養之素日，不敢不實告也。何見信議論

如長江大河一瀉萬里心甚奇之因思漢王有福感此豪傑來投破楚元帥舍韓信再無有過此人者也稱贊不已遂留信私宅安歇分付家僮二人朝夕伺候答應韓信從此在蕭何家住居却將張良角書藏在身邊不肯取出只沒本事的看了荐贖已不覺急進那欲憑自己學問在蕭何膝公處施展其心只要待臨期舉用之際方將角書獻出可見古人求進之難有如此不似今人未遇求之切既用退之難也即今韓信既有張良角書尚不敢出只憑自己本事所以後來拜將封王天下安危係于信一人豈偶然哉後史官有詩曰

一自相逢契合深談兵論將更知音若非相國勤三薦

漢傑高名豈到今

蕭何自得韓信喜而不寐又思張良曾有角書合同必須尋一個破楚大元帥連角書一同薦來今放着這箇韓信正是破楚元帥却錯過不薦來想是張良未曾相遇我明日早朝同滕公極力薦舉更不知漢王用否下回便見

只相公何乃欺人一句便足攝服蕭何

韓信為治粟都尉

次日蕭何會滕公赴早朝畢兩人出班奏曰臣等于招賢館得一賢士韜畧精通識見高遠堪為破楚元帥乞大王

重用漢王曰賢士何處人曾出仕否願說姓名朕當錄用
 蕭何等奏曰此人乃淮陰人姓韓名信曾為楚執戟郎官
 屢上策於霸王不用因棄楚歸漢不遠千里而來昨即其
 所蘊雖伊尹子牙孫吳穰苴亦不能過也漢王笑曰此人
 我在沛縣時亦曾聞他受辱膝下乞食漂母一鄉人輕賤
 之丞相若舉此人為將三軍不服諸侯耻笑項羽聞之決
 以我為瞽目人也蕭何曰古之大將多出自寒微豈可以
 門戶而論人耶伊尹莘野匹夫太公渭水釣叟甯戚為抱
 車豎子管仲為檻車囚夫後來施用作為皆成大事韓信
 雖出微賤而胸中所學為天下奇士若捨而不用使彼投

於他國是棄連城之璧碎和氏之寶也願王聽微臣之諫
 急用韓信項羽可滅咸陽可復如負所舉治臣等之罪漢
 王曰既卿等舉薦可召韓信來相見蕭何傳命着禁門大
 使召新來韓信入內朝見韓信尋思漢王召我如此輕易
 決不重用我且進內看漢王如何待我韓信入內朝見漢
 王王問曰汝千里而來未見才能似難大用即令倉廩缺
 官管理陸汝為連廩官試看盡職如何韓信即謝恩略無
 愠色蕭何勝公甚是不安韓信退到倉所查點斗級人等
 驗看倉廩估計糧數取筭子一把照米堆多寡開除一筭
 毫釐不差在倉斗級老人見信查筭明白拜伏在地曰自

是亦一運筭也

來管倉大人未有如賢公精明神筭也信笑曰量此特一僕隸之事耳何足以盡我哉蕭何密差人打聽見信如此筭法遂請來相見曰某欲舉公為元戎漢王恐賢士不能勝此重任特以小官試看盡職如何適見賢公到倉估計米堆一筭無遺不知何法便能知此大數信曰筭有小九之數有大九之數若能精通筭法雖四海九州亦不出此筭法况倉廩米數乎信以此術動信然畢竟有本中的人伏義畫卦雖六十四數引伸觸類千變萬化天地間數目皆不出此矣蕭何嗟歎不已韓信又曰倉廩米糧日久貫朽當出陳易新以濟民用公私兩便此亦宰相之事也丞相此時正當舉行蕭何聞說謝曰

賢士之言極合時宜明日奏知漢王決遵教施行韓信辭何到倉即令斗級隨倉四名宿歇看守仍着地方倉墻週迴關防小心風火判押批封各得周悉蕭何訪知心下甚喜一連數日漢王不朝蕭何具小啟付豎宦傳入內漢王傳命連日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因未出朝見明日當相見也次日蕭何率百官早朝畢漢王退至便殿召蕭何等入內議事王曰朕在此久住思欲東向未有良策奈何蕭何曰東向非難必得一破楚元帥方可舉行王曰朕所思者正謂此耳蕭何曰王不必多思只重用韓信大事定矣王曰韓信貧賤資身尚無長策欲當此大任而與項羽相敵

取何却將信算法并易新之說啟奏漢王王曰此一節之能耳何曰觀此一節足知其餘韓信真將才也不可錯過漢王曰既如此且將韓信加陞治粟都尉近臣傳命出韓信歡然領受以大才小用何所不得隨將舊管文書查看一遍何爲新收之數何爲舊管之數何爲開除之數何爲實在之數各有簿籍較量斛斗出入有經收放有法平昔都尉到任者各項在倉人等有進見之禮都尉若受此禮遂爲衆人所挾放糧之際任他開除關納之民多生怨心韓信到任後卽出告示先將積年在倉作弊之人盡數查革卽選殷實正身應當毫釐不與私通收放之時均平公道納糧之際再不使錢

支糧之人斛斗滿足半月之間百姓稱快情愿爭相交納再無稽遲留連之弊衆人曰今日得此賢明大人在上我等急急納糧省多少盤費一月之間倉廩充實門禁肅清衆百姓聚幾爲頭的都到丞相府連名保韓信曰我等往日費錢又受許多辱罵納糧的稽遲半年不得上納支糧的等候日久不得關支今得這箇韓大人來我等省了許多煩惱今聞丞相又要陞轉他別處去望丞相且留他在倉掌管二三年我等無窮之賜也何笑曰韓大人他是個大材今却小用了他况治粟之官豈足以盡其能哉衆人又苦苦哀告何曰汝等且回去容吾商議再作區處衆人

出府蕭何暗思韓信非等閒人可大可小無往不可我須極力保舉次日蕭何入內見漢王早朝禮畢漢王宣何上殿曰朕近日夢想多凶險又思父母家眷在彭城何日得相見鬱鬱於此非久居之地也何奏曰昔齊景公畋獵回語晏子曰寡人每夢不祥於心不快晏子曰夢之不祥請言之景公曰我上山見虎入澤見蛇者何也晏子曰山爲虎所居澤爲蛇所藏何爲不祥今國有三不祥未審我王知否景公曰吾不知也晏子曰國有賢士而不知一不祥也知之而不能用二不祥也用之而不擢之以重任三不祥也今王夢想凶險是有賢士不能重用之故也臣恐項

王從范增之計舉兵而西王將何人以禦之此臣日夜之憂也王曰國中有賢朕豈有不重用之理自我到褒中許多時何嘗有賢而不用耶何曰見今有一大賢而王不用是遺目前之見而乃遠有所思不亦誤乎王曰大賢安在丞相當言之朕卽擢用也何曰臣欲薦舉又恐我王嫌門戶之寒微鄙出身之卑賤徒舉而不用反失賢士之心則四方雖有豪傑不欲爲王用也王曰卿不必多言卽將賢士姓名報知何近王前叩首曰舉國賢士惟淮陰韓信也王曰前卿二次舉薦已加封爲治粟都尉矣豈謂不能用耶何曰治粟都尉不足以盡韓信之才能必拜封大元帥

之職然後可以留韓信也。不然信必去矣。王曰：爵不可以濫加，祿不可以輕與。韓信月餘之間，朕二次封賞，若令未見寸尺之功，遂加元戎之職，使從我豐沛將士，皆怨我賞罰欠當而退。有后言也。何曰：自古聖帝明王之用人也，隨材致用，因人授職。臣觀韓信乃棟梁大材，王今小之。此臣所以屢次為王言也。若豐沛將士雖多勞苦，皆非信之儔。王豈可以此較彼而失輕重也？王曰：姑從丞相之言。且着韓信少緩數月，待張良或有舉來賢士堪為元戎者，朕當重用，不負昔日角書之約。若張良未有保舉，那時却用韓信，亦不為遲也。蕭何不得已回府。又請韓信相叙，因問如

何可以下秦，如何可以出棧道，如何可以伐楚，如何可以收六國。信避席正言曰：吾以丞相素知兵法，即此言觀之。蓋不知也。兵家相稅而動，隨時通變，不可先傳，不可遙度。如水流而制形，因戰而知勝，鬼神不可測，其妙父子不可達。其指臨事之際，自有廟筭，丞相豈可下問而欲聞其說乎？何大喜，愈加敬重。信辭回公館，一連數日不見動靜。信尋思：若今不激着蕭何，恐漢王不知重眾人，亦不欽服。縱將角書投獻，亦不足以制服百官。遂生一計，分付門吏預備快馬，我明日五更要遠行。門吏依命預備快走馬匹。韓信即將原來行李拴束停當，依前匹馬出東門長行。左右

知信已去，徑來丞相府報事。蕭何方回朝，聞人說韓信出東門長行，大驚曰：若信去，我輩老死褒中矣！不知韓信投何處去，且聽下回分解。

摠評

宰天下猶是肉，而况治粟乎。

蕭何月夜追韓信

却說蕭何聞知韓信去了，急到公館問左右眾人曰：昨晚分付備馬，今早欲遠行，我等不敢不從，不意一夜拴束行李，停當壁間留詩一首。今五更時啟行，從東門而出，不知何往。我等曾蒙丞相分付，但韓大人或出外，或有甚言語，

交我等一一報知。今夜遠行，不敢不報。蕭何到壁看詩，乃是短歌一篇，歌曰：

日未明兮小星競光，運未遇兮才能晦藏。

身寄殊鄉，龍泉埋沒兮。若鈍無鋼，芝生幽谷兮。誰為與採蘭長，深林兮。孰含其香，何得美人兮。願從與遊，同心斷金兮。為鸞為鳳。

何見歌，跌脚曰：屢次薦舉漢王，不用，直被他走了。若不追回，使我終日不能安枕矣。隨呼從者五、六人，各備驛馬，不脫朝服，不奏知漢王，帶領從人急急追趕到東門上，問守門官兵：爾曾見一將軍騎銀鬃馬，背劍走出門去否？門官

蒼曰今五更方開門見此人徑過東門去了今將五十里
遠矣何聽罷急策馬追趕來到一村詢問鄉民曰爾曾見

是丞相

一將軍過去否鄉民曰今早有一人騎銀鬃馬背劍自東

換撥為國者賢者下扶知四

而來今將五六十里矣何出朝尚未用飯就追趕來此時
腹中饑餒下馬到一村落用飯畢即上馬追趕漸漸天晚
有一輪明月初出蕭何乘着月色來到寒溪河邊此時正
當七月初間夜靜江寒深山路險秋水新漲馬不能渡遠
遠的見一人匹馬沿溪尋渡蕭何大喜此必信也遂令從
人趕上蕭何高聲叫曰韓將軍何絕人之甚耶相處數月
一旦不辭而來於心獨能忍乎遂着從人扯着馬轡各相

違拘之際後邊又一匹馬急趨而來乃滕公夏侯嬰也蕭

何甚喜問曰公何亦來追耶嬰曰某方朝回有倉大使來

報韓將軍匹馬出東門吾料賢士因漢王未曾大用欲投

他國去某遂急趨而來適遇丞相亦來追趕足見丞相薦

賢為國之忠不辭山險不恤勞苦夜深至此真宰相也韓

信見蕭何滕公如此慇懃懇切極盡忠愛遂歎曰二公可

謂真純臣也世之為相者或嫉賢妬能獨擅威權大開私

門舉枉錯直好諛喜佞偏執已見誰肯犯顏苦諫極力舉

賢忠心為國屈已下士也如二公世亦罕有足知漢業當

興生此賢相如信匪才敢不傾心從命願為門下士耶蕭

何夏侯嬰當月明之下，握信手告曰：古人云：士遇知己者，死吾二人，深知賢士為伊呂之儔，管樂之匹，足可以伐秦，破楚必矣。但漢王以賢士平日門戶寒微，而未深知其賢也。賢士且少耐一時，吾二人願以身家竭力保舉。如漢王仍前不重用，吾必棄官回鄉，不欲久困於褒中也。韓信聞此言，遂拜謝挽轡而回。暫且在蕭何家住，居不題却說漢王早朝，周勃等啟奏曰：關東諸將因歌謳思歸，亡去者有十數人。丞相蕭何亦不辭而去，今兩日矣。漢王大驚且怒，曰：蕭何從自豐沛起義，一時未嘗相離，諸將去者或糾聚而來，或中途相從，今日之去亦不足怪。蕭何與我分雖君

臣實同父子，何乃亦舍我而去耶？漢王起坐不安，飲食俱廢。方到宮中，又出便殿，心內躁急如失，左右手正思議間，只見禁門大使來報曰：蕭丞相滕公回矣。漢王一見且喜，且怒，大罵曰：豎子從我數年，未嘗一日相舍，近日諸將多皆亡去，爾如何亦去耶？何曰：臣等受王知遇之恩，為一國丞相之職，王何負於臣？臣乃亡去耶？臣今去兩日者，連夜追趕亡去之人，欲為我王東歸之計，以圖恢復關中，坐取天下也。王曰：追亡去者何人也？何曰：追亡去者韓信也。王又笑罵曰：諸將亡者皆不追，却言追韓信者詐也。蕭何曰：諸將易得，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如常王漢中，不欲東歸。

隨韓信去與不去不足以爲輕重王不必用也如欲與項

若、得、懇、切

羽爭衡東向而圖天下非韓信不足爲議也今王若不用韓信臣免冠解服納與我王願歸田里免使他日爲項羽所虜也夏侯嬰亦奏曰蕭何所言實爲國家非爲信忠心報主王當知重也王曰卿等只聞他議論見他有一節之能便以爲可用朕恐爲將之道所係甚重國家之安危三軍之存亡仰賴于一人若一時輕聽用他爲將却將三十萬兵馬付他統理七十員將官聽他約束倘依丞相言三秦可下項羽可破深得今日薦舉之功如或能言而不能行資談有餘臨事不足非獨我等受處二十萬生命死于

無辜丞相

一時悔之何及朕之所以不敢輕用韓信者此

漢王懷亭矣未許其知人也

也朕聞韓信親死不能治葬無謀也寄居亭長乞食漂母

無能也受辱胯下鄉人賤之無勇也事楚三年官止執戟

無用也古人云有諸中必形諸外若有徵驗方可取信如

聞空言恐難憑據相國當熟思之何曰據王之言似爲確

論以臣所見恐或未必然孔子遭困陳蔡非無能也匡人圍

之非無勇也卒老於行非無用也今日韓信之受辱乞食

乃君子不得時也官止執戟乃未遇其主也臣與信言洞

見肺腑真有用之良才天下之奇士決非徒資口談耳臣

待輔佐職在求賢今見賢不能舉舉賢不重用臣所以晝

夜不安，冒死為王言也。王曰：今日色將晡矣，卿且回。明日早朝，與卿等會議。蕭何、滕公退朝，復來與信相見，備言漢王明日會議，拜公為將。信曰：漢王恐尚猶豫，或二公空勞心耳。何曰：漢王若不用公，我等決棄官而去，不敢欺也。須臾，滕公辭回宅。韓信因思蕭何如此，為國求賢，漢王累次不聽用，蓋因我家貧賤，以至不肯重用。驀然動念，偶成小詩。詩曰：

趙括為秦將，曾聞讀父書。世家循閱闕，門第笑寒廬。虎陷爭群兔，龍藏見小魚。風雲未遭際，經濟隱郊墟。聖主空前席，元臣遠慮摠。嗟予鴛力蹇，懷抱未曾舒。何日推

輪轂絲綸釣罷魚，三秦傳檄定君手。冠指揮除破楚清寰宇，動勞首獨居。

詩罷，方欲就寢，只見人報說丞相出見賢士。信整衣迎入，書齋。信曰：公此時尚未寢乎？何曰：蕭何也，不能安寢乎。國事繫心，豈能安枕？因思賢士在楚，范增極能知人，當時必曾薦舉賢士，必有良策。一向未聞論及，信曰：在楚，范增極為知己，屢次薦舉，霸王不聽。後聞燒絕棧道，某曾有表上諫，信遂將表文從頭念訖一遍。蕭何聽罷，驚訝曰：若使項王依公此奏，我等終身不出褒中西楚天下，如磐石固矣。信曰：項王不用其言，此時某尚無背楚之意。後范增被陳平左使赴彭城，臨行

之時奏三事第一件不可放漢王入褒中第二件不可離
 咸陽第三件當重用韓信如不用當殺之某知項王決不
 能用恐終被范增謀害是以背楚歸漢無他意也公夜深
 復興此問必是靜中想起恐其為范增心腹又見昨日匹
 馬逃回恐打聽褒中虛實傳報范增所以乃有此問公晝
 夜為國竭盡心力既有疑心某今有一物與公拆看管教
 漢王剖析羣疑免勞相國極言苦諫蕭何便問有何妙物
 乞賜一觀以決衷曲那韓信取出此物來未知蕭何看了
 如何且聽下回分

摠評

假令蕭何不追韓信此去將遊說六國乎將自興一邦
 乎抑老死淮陰乎噫信料必追故誓亡耳豈真亡乎

會角書築壇拜將

却說韓信遂于書囊中取出張良角書來遞與蕭何拆看
 燈光之下何見角書知是張良原會約合同驚駭不已遂
 拜伏于地曰賢公許久在此如何不肯發出使我終日苦
 諫費盡心力漢王若見此書真得連城拱壁再無疑矣信
 曰某少貧賤恐初來投漢未見寸長丞相決不見信所以
 將子房角書暫隱未發待公極力舉薦小子少露愚衷今
 已心志相投然後却將角書奉覽公之心始釋然矣蕭何

又拜曰賢公真天下豪傑所見自與尋常不同其愈當知
一、公、喜、可、知、已
 重不可舍也相辭各就寢次日蕭何笑容滿面將角書進
 朝會滕公說知此事滕公亦歡喜不盡同見漢王將張良
 角書捧上漢王接書觀看大驚曰韓信既有角書緣何一
 向不肯發出蕭何備將韓信前情奏知漢王喜曰卿屢次
 薦舉未敢准信不意張子房亦有角書薦舉天下豪傑所
亦○是○主○者
 見略同可見韓信實有大才朕所見昏闇久違卿忠愛之
 意朕今日始知過矣可將韓信即今拜為將以副薦舉之
 意何曰臣薦賢為國非一己之私也今據張良角書王始
 知臣真有所見非濫舉也但今拜信為將恐信終不留也

王曰拜將恐輕韓信乃拜信為大將重加封爵信可以留
 矣何曰若拜為大將信則可留但又不知何如行拜將之
 禮王曰召來面加封拜可也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
 如呼小兒在王以封拜為重若以臣觀之韓信仍復去矣
 王曰必如何而後可何曰王如拜信為大將必擇日齋戒
 設壇祭告天地如黃帝之拜風后武王之拜呂望然後言
 拜將之禮王曰准如卿之議何謝恩回到宅見信具言漢
乃、心、王、室、至、此
 王行築壇拜將之禮信拜謝旬日內何盡成築壇拜將圖
 本上進漢王觀看圖本曰

壇高三丈象三木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壇之中列

二十五人各穿黃衣手執黃幡豹尾鈇鉞等件按中央戊巳土以爲勾陳之象壇東列二十五人各穿青服手執青旗按東方甲乙木以爲青龍之狀壇西列二十五人各穿白服手執白旗按西方庚辛金以爲白虎之狀壇南列二十五人各穿紅服手執紅旗按南方丙丁火以爲朱雀之狀壇北列二十五人各穿黑服手執黑旗按北方壬癸水以爲玄武之狀壇有三層各具祭器祝文週圍執雜色旗者三百六十五人按三百六十五度雜旗之外立七十二人皆長大壯士各執劔戟按七十二候壇之前從北而南左右列文臣武將中間築黃土甬道直至壇下四邊立四面鎮靜牌每牌之下用一員牙將立二十名甲士如有誼譁失隊伍者卽時擒拏以軍法斬首又用一員上將御車出西門十里爲壇所漢王看罷圖本大喜隨命灌嬰督工管理限一月內通要完備後史官有詩曰

南鄭城西築將臺風雲龍虎四門開香生滿路衣冠引紫氣當天御仗來十萬貔貅皆拱護三千甲士更崔嵬君王何事親推轂爲愛英雄有大木

灌嬰領軍士于城西起築將壇諸色人等各依次預備不題當時蕭何舉薦韓信一向通未揚言于外以此外人亦

不知及見起築壇場人人自以為必得大將疑議不定有
 樊噲曰我與漢王起兵豐沛遂得關中救駕鴻門隨軍入
 漢社稷之臣共同其苦者也今日築壇拜將惟我足以當
 之衆人曰一向聞蕭相國薦舉大將但不知是何人若以
 起初功臣論之唯樊噲周勃滕公數人而已料不出諸公
 之外也只見灌嬰來奏漢王壇場修築已畢陛下可選擇
 吉日拜將王曰宜蕭何來計議何曰吉日已擇定各項人
 等俱已派就一二日請王宿齋宮君臣皆宿齋宮重其事也戒令百官曉諭百姓肅
 清御路伺候拜將各衙門不判押不動刑不宰牲不飲酒
 不茹葷漢王同文武百官齋戒三日至期漢王駕起前至

相國府傳命捧韓信上車推轉輪轂經出西門兩邊旗幟
 映日金鼓震天文臣峩冠博帶列左而行武將頂盔擐甲
 隨右而進征塵不起香霧滿街動萬姓之美觀喜千載之
 盛舉也初時諸將聞築壇拜將盡皆以為得大將及見漢
 王駕至相國府拜大將者乃淮陰韓信也一軍皆驚當有
 舞陽侯樊噲隨漢王駕後行與周勃等言曰我等萬苦千
 辛隨主上到此今已三年矣如何反聽餓夫節制大丈夫
 豈可甘受其屈而不伸言以表其心哉急下馬近漢王駕
 前叩頭大呼曰請王車駕暫且少停臣有一言上告韓信
 乃淮陰餓夫乞食漂母受辱胯下在楚為執戟郎棄楚歸

漢空鈞唇舌未見有尺寸之功王今屈駕捧轂拜爲大將使項王聞之決然恥笑天下諸侯以爲我漢中無人却用這等餓夫不待對敵交兵人已知其虛實矣阻三軍踴躍之心長敵人敢戰之氣三秦決不能下強楚決不能破觀此非細事也陛下當熟思之漢王聽樊噲之言在軍中猶豫不言蕭何大踏步近前叱之曰不可不可爾樊噲等如遇衝鋒破敵則可用汝出力若是遲籌決策百戰百勝鬼神不可測彼我不能知非韓將軍不足以當之爾等只可聽其指揮耳豈敢輕發此言以亂軍心耶我今謬居相國薦舉大將事已定矣爾在王前恃其微功出位妄言不遵

軍法願陛下當卽擒拏隨車駕後待拜將畢斬首以正國法滕公亦奏曰陛下號令已出衆當遵守樊噲却乃駕前妄言若使人人效尤陛下何以東征韓元帥何以行法不可惜樊噲一入而壞國家大事漢王聞言亦怒遂將樊噲擒拏隨車駕後聽候決斷不題却說漢王同韓信並百官至壇所漢王先到齋宮盥手畢傳旨文武百官各執事人員照原派禮儀各就位行禮如有誼嘩失儀者定以軍法從事諸文武將士俱肅靜拱聽行禮只見三聲砲響一路香風引禮官導引韓信上第一層壇有汝陰侯夏侯嬰向西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褒中漢王遣汝陰侯夏侯嬰敢昭告于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大生衆庶俾牧司之牧司不善厥罪于誰呂政暴虐荼毒黔黎位嗣項藉子類不遺弒君阮卒大逆罔辭臣邦不忍特建義旗拜信爲將救民立基維神其翼鑒茲在茲尚享

太史讀罷祝文夏侯嬰捧弓矢曰漢王有命用錫弓矢俾專征伐韓信跪而受之授與左右牙將左執弓右執矢韓信中立引禮官復引韓信上第二層壇相國蕭何西向韓信北向太史官讀祝文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漢王遣相國蕭何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雷雨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惟神知興衰識成敗達治亂明去取數雖有定而歸則在德故強秦暴虐神絕其祀項籍兇狠天豈冥祐生民塗炭地土荒殘爲人上者欲解倒懸之厄須仗希世之才職專征伐莫如韓信仰賴神祇翊衛啟迪輔翼吐納風雲噓拂變化拯救下民匡扶帝業竭誠惟享昭格于斯尚享太史官讀罷祝文蕭何捧鈇鉞曰漢王有命賜將軍鈇鉞自今以後奉天征討誅此無道爲民除害爲天下造福將軍往勗之哉韓信跪受鈇鉞復令左右執捧而行禮官復

引韓信上第三層壇漢王千古盛事北向而拜捧龍章鳳篆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樂聲嘹唳動徹上下樂畢太史讀祝文

曰

大漢元年仲秋戊寅朔丙子日褒州漢中王劉邦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臣邦仰賴天地之德百神之威肅清海宇鎮撫萬姓爲國求賢禮敦三薦故古人云雖強兵若無智將安得坐收人心風行八表也哉是以拜韓信爲大將專茲征討之權實爲生民之計蕩天下之妖氛扶乾坤之正氣效黃帝拜風后顓頊用武告高辛拜祝融大舜拜臯陶殷湯拜伊尹周武拜呂望自

古國亂浸夷無不拜將興師以伐不道今項籍乃亡秦之續橫暴西楚乘鷗張之勢踵崩壞之餘大肆兇惡恣意狂悖背約爲王弑君獨霸劫墓取財開宮戀女屠戮咸陽而百里火飛焚燒阿房而萬民恐怖真爲強橫實乃獨夫天厭神怒死有餘辜臣邦欲建義旗拜信爲將投弓矢以定四方執鉄鉞而專殺伐有鬼神不測之機抱滄海難度之志國士無雙人中豪傑用以爲將允乎公議自天申之保佑命之尚享

太史官讀罷祝文漢王行禮畢廼拜信爲破楚大將軍漢王西面而立韓信北面而立漢王親捧虎符玉節金印寶

劍授與韓信曰從此上至于天下至于淵盡從將軍節制若見其虛則搗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為勢勿以授命為重而為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強辨而自飾與士卒同其苦與三軍同寒暑如此則士庶親上死長罔有不竭力者矣將軍其欽承之韓信受命畢漢王面南坐韓信拜謝跪而奏曰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軍不可從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鉄鉞之威臣敢不益竭駑駘以報陛下知遇之恩哉漢王大喜因復謂信曰丞相數言將軍之能不知將軍將何策以教寡人信拜謝問王曰大王今東向

爭衡天下豈非與項王為敵耶王曰然信又曰大王自料

此對足以安漢王之心慰策壻之望矣

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臣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以為人與大王言之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恭敬言語嘔嘔人有疾病輒涕泣分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敕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制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興起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

西漢書卷之三
秦子弟數歲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
阬秦卒二十萬，惟有章、邯、司馬欣、董翳得脫。秦父兄怨之
痛入骨髓，而強楚以威，乃王此三人于秦。秦民莫愛也。大
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苛法，秦民莫不欲王爲秦主者。今
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聞信語，喜曰：「恨
得將軍之晚也。」于是聽其計，與信下壇回朝。次日百官賀
王，得大將各朝賀畢，不知韓信如何伐楚，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旣信蕭何，不必復疑韓信，不必復待張良。

蕭何議罪釋樊噲

却說百官行賀畢，武士押樊噲于朝門外聽旨。發落漢王
曰：「樊噲雖朕親戚之臣，倚恃功高，沖突儀仗，阻駕妄言，通
無人臣之禮。昨已擒拏，卽當處置，以警戒三軍。蕭何近前
附王耳曰：『樊噲法雖當誅，然噲有大功，不可誅。』况信初拜
大將，卽誅有功之人，于軍不利。但恐樊噲心實不服，韓信
軍法決難行矣。王當傳旨，明正樊噲之罪。容臣等會議奏
請聖斷，庶國法不廢。韓信之威令可以管束衆將也。王曰：
善。于是下詔曰：

朕拜韓信爲大將，據蕭何之三薦，會張良之角書，稽其
抱負，聽其議論，知其爲有用之真才也。命其職專闔外

東征伐楚，允協輿情，實合公議。當登壇行禮之際，前導
肅清，已傳嚴令，乃有樊噲獨恃功高，恣肆狂悖，抗違國
法，畧無忌憚。一人作倡，衆志罔定，矯惑軍心，有乖大體。
下詔爾相國蕭何等從公會議，定當功難掩罪，法宜當
誅。懲此一人，以彰紀律。故茲詔命，爾等知悉。

蕭何等捧詔出，早有人報知樊噲。樊噲聞知，大驚，自知差
錯，便請一班武臣周勃等計議。我一時見錯，觸犯禁令，漢
王下詔議罪。公等爲我與相國一講，看鴻門之功，亦當饒
免。周勃曰：「主上拜將，實爲天下國家，非一人之私也。昨聞
韓信議論，真大將之才也。將軍故敢抗拒，似太無狀。今詔

下問罪，料相國決有主意。我等與丞相想亦無事，公宜
放心。况主上念將軍之功，豈有誅戮之理。衆人隨到相國
府，哀告蕭何，備說樊噲，乃立國功臣，鴻門救駕，雖一時犯
禁，亦無大惡。丞相若不解救，恐失人心。何曰：「主上困處褒
中，終日思求大將，今得韓信，誠爲國家之大幸。諸公亦得
東歸矣。樊噲無知，乃出此狂言，以致主上動怒。觀詔書下
頒，恐難救援。但念樊將軍往日大功，又是我等同時豐沛
起義之臣，我不出力，何人解救着樊將軍放心。我自公
議，衆人拜謝出府。蕭何與酈生草荅擬辭，上奏曰：

大漢丞相蕭何等議得樊噲所犯罪過，君命下頒，已有

明禁戎事重務令不可犯樊噲肆行鹵莽唐突儀從言
多亂紀矯惑軍心國法攸歸罪當刑戮但念豐沛元勳
鴻門護從姑擬寬宥以昭庶績如再違犯斧鉞難免請
自聖裁故議

漢王覽所議隨傳旨樊噲恃功狂悖似難寬宥下議有辭
姑從所擬仍令帶罪征進聽軍門節制轉行元帥府收錄
近臣傳旨釋放樊噲轉行元帥幟下伺候噲聞命隨謝恩
畢引見韓信信曰建功臣子之職分守義臣子之大節爾
雖有功豈可自恃幸王寬恩赦汝重罪願自是之後宜用
心加勉信亦善慰早建奇績垂名金石與國咸休豈不美哉汝宜盡

心報國某決不忌嫉也噲聞言拜謝隨進內謝恩漢王呼
噲近前諭之曰汝自從寡人豐沛起義累建大功于心終
不能忘正當謙恭謹慎比衆尤當加勉以永保君臣之好
况汝識見不如張良知人不如蕭何他既屢次舉薦韓信
想信必是奇才那時爾無一言諫正及寡人昨車駕已出
卿乃阻車狂言甚失人臣之禮若非蕭何公議或我一時
動怒將汝誅戮枉費數年之勤勞遂一旦而死豈不大爲
可惜既絕親戚之情又傷君臣之義卿乃半途而廢使我
終身不安卿何不智之甚耶漢王言至于此不覺淚下樊
噲亦泣曰臣一時見錯悔之無及臣此後盡心報國以仰

答陛下知遇之恩也。漢王撫恤不已，噲辭王出內來見蕭何曰：若非丞相解救之功，樊噲如何得免誅戮之刑？何曰：將軍列土封王，指日可望正宜，盡心供職，何必區區較論彼此甚非大臣之體也。噲深謝蕭何之言。後史官有詩曰：一罪三規正朝廷，法自公蕭何嚴禁律。韓信立奇功，顛倒牢籠內，驅馳變化中。項王空霸楚，指日下關東。不說樊噲自此聽韓信節制，却說韓信授破楚大元帥之職，未及操演三軍，先一日上表謝恩，表曰：

大漢元年秋七月日，破楚大將軍韓信上言：伏以觀時制變，仰聖德之宏規，入蜀不爭，實明王之妙筭。念此艱

難之久，姑從東征之宜。犬畧方敷，輿情胥悅。竊謂項籍乃秦國之餘孽，為楚地之獨夫。左遷諸侯，放弑義帝，僭謀天位，而都彭城。擅假大權，而號西楚。誅子嬰于軹道，阬降卒于新安。大失人心，陰招天怒。懋生聖哲之主，弘開桓赫之師。仗義正名，除殘去暴。實將救民于水火，用圖解厄于倒懸。簞食壺漿，倒戈卸甲。三秦可傳檄而定，六國當不戰而收。一統封疆，萬年王業。恭惟陛下大德寬仁，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一怒安民，效文王之。大勇三軍，用命為湯后之東征。強楚莫我敢承，叛秦孰能為敵。執玉帛者招徠萬國，舞干羽者歡動兩階。長

治久安有見于今日定危平亂舉措于目前臣信忝居將閫無補報于涓埃佩服王言實有慙于軍務仰託天威于咫尺願籌全勝之謀偶合廟筭于涓臯實得不傳之秘巨魁獻首元惡力擒敢雪左遷之讐用復先王之約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謹表上謝以聞

漢王看罷表文大喜謂信曰覽卿所奏足見爲國至意但不知東征之舉何以興師信曰項羽遷都彭城久未西顧諸侯散處各國俱無預備當此之時正好出師伏願陛下早賜命駕臣演定人馬即日隨駕啟行漢王曰都依卿所奏封樊噲爲先鋒曹參爲軍正殷蓋爲監軍預備大駕親

征不題却說韓信出朝來到教軍場先將人馬大畧看了

一遍見軍伍欠嚴整士卒欠齊備將佐雖有百員不知陣

法不諳進退營盤雖有數座未得向背未見生旺隨卽請

酈食其到營所計議曰此等人馬此等營陣不過防守城

池用于無事之時可也若臨陣施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隊伍如何排列陣勢如何調度竒正如何相生動靜如何

起伏恐遇大敵決難支對今與先生商議可領能書者四

十人將某平日所集隊伍之數調度之法營陣方向出入

紀律通在此書連夜一條一段寫成二十本每本命一知

書將官照此書中所行隊伍陣法一一教演齊備限半月

內通要完整，我却先將一隊人馬教他，如何是入隊，如何是出隊，如何是行營，如何是安營，如何是對敵，如何是催敵，如何是埋伏，如何是攻擊，隨其變化，各有條理，却教各隊一一照此操演，不須一月之間，人馬料與今不同矣。那時東征方可施用，庶足以取勝耳。酈生拜伏曰：將軍神機妙筭，人不可及也。于是酈生領原本選人抄寫，不知如何調用，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將樊噲收放處，足見相國妙有幹旋。

韓信執法斬殷葢。

却說酈生領所集原本，命四十人星夜抄寫，二日內完備。信復入朝，將前事奏知漢王。漢王大喜曰：寡人兵微，將寡，全仗將軍調度。于是信來到教場，將人馬命諸將照此一訓練。其中將軍自是不同有違令不率教者，先以軍法斬一二人懸頭示衆。滿營軍士肅然知警，無有不聽教者。操演二十餘日，各隊俱齊備，與前煥然不同矣。韓信然後教立中軍，排列隊伍，開寫條件，擇日請漢王車駕到教場，省論三軍觀看。營陣一日，漢王車駕同百官來到教軍場，觀看營陣隊伍。與前通不同甚喜。韓信具甲冑至王前侍立，不拜。乃曰：臣甲冑在身，未敢行禮。隨取手冊一本捧上，請陛下聖覽。上

面皆是曉諭將士之言命一善開讀者高聲朗誦曰

此諭不可少西楚霸王項籍上違天命放弑義帝暴虐下民罪惡貫

盈神人俱憤朕先入關約當為王見此強逆理當征討

已立韓信為破楚大將軍爾等大小諸將各隊軍士聽

其節制隨其指揮代命行誅不俟奏請爾等用命者榮

不用命者死惟專闖外惟擅征伐爾其知省勿違朕命

眾大小將士聽罷戒諭無不恐懼然後韓信來到元帥大

營張掛軍政條約明白開載各款令將士謹守毋犯禁令

其一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

軍犯者斬之其二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

師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其三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

籌遲度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其四多出怨言

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治此謂橫軍犯者斬之其

五揚聲笑語蔑視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

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纛凋

弊此謂欺軍犯者斬之其七謠言詭語造捏鬼神假托

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吏士此謂妖軍犯者斬之其八奸

舌利齒妄為是非調撥吏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者

斬之其九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

者斬之其十竊人財物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

此謂盜軍犯者斬之其十一軍中聚衆議事私近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軍犯者斬之其十二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于外使敵人知之此謂背軍犯者斬之其十三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犯者斬之其十四出越行伍攬前越後言語喧譁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者斬之其十五託傷詐病以避征伐扶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者斬之其十六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弊軍犯者斬之其十七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悞軍犯者斬之以上禁令訂爲一册用

帥印鈐封進上與漢王留覽再寫一册交與軍正官曹叅收掌後史官有詩曰

號令風霆肅將威胸藏百萬妙神機楚軍自是投金甲指下三秦向北歸

漢王看罷管陣又見韓信張掛禁約乃歎曰前日操練人馬真兒戲耳今日如此調度如此發落三軍焉有不整人心焉有不服以此東征寡人自無憂矣遂命駕回次日韓信五更時來到教軍場中軍而坐諸將升帳司晨者報時畢韓信唱名點視諸將內有監軍殷益不到韓信亦不道問隨分付各隊人馬操演已過午矣殷益方從營外而來

到得轅門已犯第一條下便欲進營安得不斬只見守門者便道元帥已鼓譟演兵半日矣各營陣未有軍令誰敢輕自放人若要進營須傳與小旗甲旗甲傳與守轅門牙將牙將傳至軍政司方得到元帥前若元帥軍令着進方敢放進我等有許大千係殷蓋大呼曰何消如此瑣瑣正是小人得志便要施爲既是你衆人如此說快與我說一聲我要進營看他號令行得行不得把門軍士只得說與旗甲以次傳到麾蓋下韓信着巡哨軍持一火牌上書一進字傳令而出來到轅門下其人高呼曰着違令遲者進來只見殷蓋噴目而入徐徐而行畧無敬謹之意來到帳下長揖而立信曰前有

漢王聖諭我亦有禁令汝爲監軍此時方到是何道理便問司晨官此時何時司晨官上帳稟告曰此時午過將未矣信曰曾與爾等約在今日卯時交會汝却過午方到故違軍令當斬好个自在性殷蓋亦不以爲事乃曰下官雖聞將軍之言今日親戚偶來相訪留坐飲酒以此來遲將軍且免一次韓信喝令左右將監軍挈下去跪于帳前信曰汝既爲將豈不聞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當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汝既一身許國豈有父子親戚之念乎召軍正司問曰殷蓋違令來遲在那一條曹叅執禁令簿近前曰與軍約會期而後至得慢軍之罪當斬首示衆信曰

令左右將殷蓋斬訖報來隨將殷蓋綁在轅門之下那殷蓋冤不附體急以目看着樊噲樊噲又不得出管只是跌脚發躁轅門外早有人知道這個消息放馬報與漢王漢王知道便召蕭何問曰韓信未曾出門先殺我一員大將恐軍不利何奏曰號令不行自上犯之若為殷蓋一人而廢此法令三軍何以約束將士何以訓練韓信斬殷蓋正所以行法也漢王曰殷蓋乃寡人至親且重責免此一次可也如何便殺了何曰王法無親古人已有明訓陛下為天下國家豈可以親情為念乎漢王見說不動蕭何恐又遲了急遣酈生日爾可馳馬到信營捧我手字姑免殷蓋

這一次酈生得旨帶領一從人騎兩匹馬飛驟而來正見殷蓋綁于轅門之下方待要斬酈生高叫且留人有漢王旨在此便要撞入轅門却有管門官軍攔住喝道元帥有軍令凡軍中不可馳驟當把酈生揪住衣帶送至帳下稟曰酈大夫兩匹馬馳驟入營某等不敢放入揪住在此聽候發落信乃傳令而出曰軍中不許馳驟而入者恐防奸人驟至以劫我營陣酈大夫素諳兵法如何犯此軍令想持王旨而來把門官軍曰見有王旨在外信召曹參問曰酈大夫得何罪參曰軍法突驟軍中得輕軍之罪亦當斬首以示三軍信曰酈大夫既有王旨免其本身之罪先斬

西漢書義疏 卷三
看馬從人並斬殷蓋將兩顆頭懸于轅門之外只見大小
將佐箇箇心驚肉顫再無一人敢高聲者且說酈生救不
得殷蓋只得回見漢王酈生俯伏叩頭請罪曰臣奉王旨
到信營寨因馳驟進營有犯軍令亦欲斬臣幸賴有王旨
在身免本身死罪將臣帶領從人並殷蓋俱斬首懸于轅
門之外示衆臣若無王旨亦不得回見陛下也漢王怒曰
有我明旨尚爾如此韓信何太無狀耶蕭何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此正闔外之權爲將之道也漢王曰斬殷蓋
何意何曰此正所謂殺權貴以威衆心使三軍只知有主
將而不知有敵國也兵法云內懼主將者必勝外懼強敵

者必危王得韓信何愁強楚不滅六國之不服耶酈生亦
拜伏曰韓信軍威甚嚴真得爲將之法雖殺臣之從人臣
心實敬服他日破楚者必信也王當下手勅獎諭使諸將
愈加敬畏三軍不敢犯法韓信軍威益振矣漢王轉與作
書曰卿言所見亦是隨令草手勅差人獎諭韓信未知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漢王不甚知將

